

文促會書展期間辦文化沙龍

張抗抗、李長聲談

「文化的瞬間與永恆」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中聯辦宣文部朱挺副部長（左五）、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會長譚錦球（中）、執行會長馬浩文（右六）與作家張抗抗（左六）、李長聲（右五）及出席文化沙龍系列·2018「名作家講座」的嘉賓合影。



文促會會長譚錦球向張抗抗及李長聲致送紀念品。左起：徐莉、張抗抗、譚錦球、李長聲、孫燕華、江迅、吳建芳。



文促會執行會長馬浩文致歡迎詞。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由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主辦、中國文化院支持、《亞洲週刊》協辦的文化沙龍系列·2018「名作家講座」，2018年7月23日上午舉行。講座以「文化的瞬間與永恆」為題，邀得著名作家張抗抗及李長聲親臨主講，中聯辦宣文部朱挺副部長、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譚錦球會長、馬浩文執行會長以等近六十位文化界、學術界及傳媒代表參與，是書展期間的一場文化雅聚。

每年一度文化雅聚

文化沙龍系列·「名作家講座」作為學術文化活動，由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化院院長許嘉璐先生倡議，2012年起在香港書展期舉辦，每年邀請香港文化界、學術界及傳媒界代表參與，作小範圍聚會，至今已第七次舉辦。歷年演講者都是出席書展活動的知名作家和文化名人，例如中國文化部前部長王蒙、已故資深外交家吳建民、新加坡著名作家尤今、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周國平、黑龍江省作家協會主席遲子建、台北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周功鑫等。

全國政協委員、文促會執行會長馬浩文代表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會長和主辦機構致辭。他表示很高興參與今年文化沙龍系列·「名作家講座」，與文化界、傳媒界精英歡聚。「沙龍」這種聚會形式源於十七世紀法國，指的是志趣相投的文化名人間的小範圍聚會，參加者就共同感興趣的題目交流心得，而今天活動正是一次精英雅聚。文促會將一直支持文化沙龍，讓這高端文化交流平台延續下去。



張抗抗談「瞬間和永恆」。

張抗抗談「瞬間和永恆」

是次應邀主講的作家之一為張抗抗女士暢談了「瞬間和永恆」，認為瞬間和永恆是相對的時間概念，永恆是由我們生活中無數的瞬間組成。

她以曇花為例，曇花開花過程先是花苞膨脹放大，然後經過逐次顫抖，逐點打開，直至花苞完全打開。到第二天花苞像把自己梳洗打扮以後又重新合攏。曇花的一現，就是個瞬間，當中是由無數的瞬間組成，一個瞬間一個瞬間地展現出不同的姿態，連接到其生命最燦爛、感動的完美一刻。「當他留在我們的記憶中的時候，他幾乎和我們的生命是同在的。所以我給與他永恆的意義。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美和生命力。儘管這種永恆對我們來講是一種相對的永恆。」又如看足球賽，看的人不能走開，走開一會說不定就進球了，可能有時候你等很久都不進球，但當進球的一刻肯定是激動人心的瞬間。實際上它是由很多個我們看不見的瞬間聯結、積累起來，最後爆發成一次的成功。從寫作來講，當一部作品完成的時候，讀者能夠說出一句：「哦，他和我想的一樣。」或者「他怎麼能這麼想，這麼想也很奇妙啊。」作者便會感到高興，因為是作家這種創作性勞動或者說文字寫作的魅力所在，就是完成以後的瞬間帶來的一種快樂。

實際上它是由很多個我們看不見的瞬間聯結、積累起來，最後爆發成一次的成功。從寫作來講，當一部作品完成的時候，讀者能夠說出一句：「哦，他和我想的一樣。」或者「他怎麼能這麼想，這麼想也很奇妙啊。」作者便會感到高興，因為是作家這種創作性勞動或者說文字寫作的魅力所在，就是完成以後的瞬間帶來的一種快樂。

「我們在等待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候，在那個瞬間之外已經出了無數個不知道的瞬間，這個瞬間我覺得是有辛勤的付出才能到達來臨。所以我們的每一個瞬間都應該是很珍惜的。」

張抗抗認為，人生有很多瞬間，如悲傷的瞬間、快樂的瞬間、甜蜜的瞬間，每個瞬間錯過了就沒有了。因此我們都要認真對待生活中每個瞬間，創造自己最美好的瞬間。世上沒有永恆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在變化當中。永恆實際上是一種期待、一種寄託。永恆又作為一個精神而得以成為永恆。比如文化和文學，將來可能所有的紙質書都版電子書取代，但我們曾經創造出來的文化的燦爛這種精神是永恆的。「文化看起來是沒有甚麼用，但是它滋養我們的心靈。還有我們的文化素養，文明程度都是由文化而來。」



曇花一現其實是無數個瞬間組成動人的完美一刻。



李長聲：誰說中國不知日

另一位主講作家為李長聲先生。他以「誰說中國不知日」為題演說，認為一直以來認為「中國研究日本不如日本研究中國是個偽命題。」

他認為日本對中國的研究比較深是事實，一方面是基於通過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上溯自己的歷史，另一方面是用於侵略中國。但最早觀察和研究日本的卻是中國人，比日人都要早。《三國志》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本論、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

認識日本及其人以及文化，好些中國人至今猶看重美國人的著作《菊與刀》。書中論述日本文化具有兩重性：以養菊的愛美對比以刀為榮的尚武。其實關於日本人的兩重性，唐人早就看出來，例如包佶寫詩送阿倍仲麻呂回國，說「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真」。日本文化程度還很「野」的時候就學會了中國的「禮」，而那種木然的性格裡含有真情。其實《菊與刀》對日本人的認識並沒有超越戴季陶與周作人。《菊與刀》問世十年前，周作人就提出疑問：日本人愛美，但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不怕醜；日本人很巧，行動上卻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淨，但行動上又是那麼髒。戴季陶1928年出版《日本論》，從社會階級看透日本人的兩重性，認為近代以來大和民族的兩重性是武士與町人的合體。現代日本上流階級中流階級的氣質，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分析非常深刻。

然而李長聲認為，中國人看日本確實有幾個毛病。其一是先天的：一說日本就扯到中國，好像滿日本看見的到處是中國文化。中日文化雖同根，但「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不能單用中國人的眼光詮釋日本。另一個毛病像是後天的，當我們談論日本時我們在談論中國，觀察或研究日本總是有醉翁之意，缺乏正常的、平常的心態。譬如有一位名人說：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但現在中國沒有哪個城市能夠跟日本隨便哪個城市比。只事實是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比的是上海的租界。他指出，觀察首先需要普遍的認知，然後才可以有獨特的視角，但要謹防看走眼。而且，觀察不僅看眼前，也要把日本放到日本的歷史中看。

李長聲暢論中國的知日。



台下嘉賓於講者互動交流，氣氛熱烈。

文化沙龍以圓桌方式進行，席間文化界友好和傳媒高層雲集，與張抗抗女士、李長聲先生互動交流，氣氛非常熱烈歡暢。當日出席的嘉賓還包括文促會常務副會長孫燕華、副會長徐莉及吳建芳、中國日報編委兼亞太分社社長周立、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單周堯、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周蜜蜜、雅仕維傳媒集團主席林德興、廣東人文藝術研究會會長喬平、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廖書蘭、新華網亞太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張勇、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郭一鳴及文灼非、香港商報總經理張介嶺、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江樹廣、鏡報文化企業營運總裁兼總編輯盛一平、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朱莉等、亞洲洲刊副總編輯江迅、資本雜誌執行總編輯李樹明、紫荊雜誌社總經理張春生、星島日報中國組採訪主任劉克剛、明報助理採訪主任龐皎明、源傳媒總編輯林衛平等。

張抗抗女士

國家一級作家、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第七、八屆、九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字著作權保護協會副會長、國際筆會中國筆會中心副會長，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2009年被聘為國務院參事。早期作品多描寫知青生活，後來寫作了一批以都市女性為主角的小說。代表作包括《隱形伴侶》、《赤彤丹朱》、《情愛畫廊》、《作女》、《瞬間與永恆的舞蹈》、《張抗抗自選集》等。



李長聲先生

著名旅日作家。曾任《日本文學》雜誌副主編。1988年起僑居日本。他同時為兩岸三地多家報章如《讀書》、《聯合文學》、《明報月刊》等撰寫專欄，文化隨筆蜚聲海內外讀書界，被譽為「文化知日第一人」，已出版散文集十餘種，包括《浮世物語》、《紙上聲》、《枕日間談》、《吃魚歌》、《繫緊兜襠布》、《太宰治的臉》、《日知漫錄》、《居酒屋閒話》、《東京灣閒話》等。

